

那時候，你的耳朵失去了光明，像錯亂躁鬱梵谷的左耳，那一陣子你聽不見聲音。彷彿失去了平衡，那種迅即上峰巔，機翼展翅高飛，耳內失去了平衡，像被酒瓶的木塞突然塞住，或列車突然高速行駛時，內耳一種壅堵，那黑暗降臨般的轟然。無聲竟接近一次巨響，接著什麼都沒有，你至少失去了一半的世界。

你聽不見了。一半的你聽不見了。

接續有五個階段，不相信，憤怒，討價還價，沮喪，接受。這是他們說的。

你不想走到接受，你一直不相信不承認，一直處在憤怒中。

連麻雀都看得出你的心情。不敢接近你。

於是生活封閉在離家三百公尺的範圍內，和醫院之間。醫生診斷，抽血，檢驗，心理師諮詢，物理治療，電擊，在心因性的詮釋之外，你可以聽見自己脈搏心跳聲，但你聽不見一半的世界，你的左耳失聰，這種煩躁與缺憾，你不想要，這種少了一塊的拼圖，不完美。

你想起那些所謂大師或大病餘生之人的人生善言，翻閱導師般口吻的書籍，他們把疾病當朋友，將疼痛做明師，以生命為修練，你卻不置可否，你知道病前、病中與病後是不同的，健康的定義不止於心裡，還有真正的肉體摧折，以及社會性的認證與眼神。那陣子你連最愛的音樂都遠離，獨居，除了吃飯與 7-11 超商之外，你隔離了自己，反覆循環的躁鬱，拿起了畫筆，你拼命塗抹，將油畫顏料、松節油、亞麻仁油，用畫筆灑在畫布上，你沒日沒夜地畫，手腕發炎，是抽象表現主義，你跟梵谷不一樣，他把畫畫當作信仰，當作神祇，當作生命，你只是在發洩聽不見的憤怒，以及跟隨而來的躁鬱。當你發現驚覺，驟然間你的房間已被畫布的成品堆滿，幾乎可以開畫展了。

憤怒是無聲的，它隔絕了你的生命。無聲有時也是一種憤怒，但你從沒想到過死。即使有，那也彷彿一瞬之光，閃過即逝。你多半晝伏夜出，那些微波的星光就像冷凍的食物，需要加溫才能餵養孤獨。

店員也熟識了你，他不知道你的問題與病情，你不清楚他的身世或來歷。只是領首，結帳，取物，發票，謝謝，再見。

「一共是 374 元，要袋子嗎？這是你的發票，歡迎再度光臨。」年輕的他這樣制式而熱情的吐出話語。但那熱情不是制式的，你聽得出來。如果我能像他一樣，擁有這樣真實的發聲，那種無法經由訓練而來的說話節奏。

「謝謝。」你的語音聽起來依然熟悉，但音量卻不如以往那樣穩定，從口中的振動傳遞到耳膜，另一半聲音從空氣的震顫化作音波回到還聽得見的那隻耳

朵。

你碰觸了他的手，他指尖是粗糙的，繭。體貼的繭從他皮膚上長出。

心裡有些疑問，也有答案。

在落地窗前，看著機場的燈光，看著最後一班飛機起飛，另外的那班飛機降落，機場要休息了，你咬著紅豆麵包，也聞到了自己手上的顏料氣味，揮發在鼻腔中，你心想：「如果是沒有嗅覺的人呢？如果我失去的是視力呢？如果我斷了手，癱了腳呢？」我是正常的嗎？你憤怒的是對於自己失去了「正常」的定義權力。你終於更加明白。人們最仰賴的正常，最平凡的擁有，最不需要驗證卻人人天生平等的肉體證據，疾病與文明，彼此勾結，戰爭與和平往往交相賊，共謀又爭戰。

你很少與人說話，這一晚，你問了他：「你手上有繭，彈鋼琴還是彈吉他？」他姓彭，外號叫做小綠，手腳俐落，殷勤努力，做大夜班，因為年輕，體力可以熬到清晨，他說他喜歡夜班的冷清，也容易跟來店的客人當成朋友，互道寒暄。你聽他訴說著音樂夢，一個有夢想的青少年，才十八歲，已經可以當吉他老師教學生，他有天生的絕對音感，那是你無法想像的世界，萬中選一的絕對音感之人。

於是你跟他漸漸熟絡，他告訴你一些關於他自己的事情。

在無人的時刻，他在店門口將制服脫下，你們在攝影機看不到的地方。

「畢竟店長還是偶爾會查看監視器。」他說。飛機起降的聲音逐漸消失，夜半了，月升雲沉，斗轉星移，他繼續說道：「我超喜歡音樂，現在還有組一個團，我爸爸跟媽媽離婚，我弟弟跟媽，我就跟爸爸，我已經休學了你知不知道嗎？所以我只念到高三，我才來打工賺生活費，可是我真的喜歡音樂，我除了吉他也會打鼓，會彈 Bass，現在也在學 DJ 與混音。」他告訴你改天可以陪他去練團，看他們玩音樂的樣子。你說好，就彼此約定了某周六下午。

但你沒告訴他，你有躁鬱症與一耳失聰的事情。可是你告訴他，你也很喜歡音樂。你常聽爵士樂，尤其喜歡 Miles、Bill Evans 及 Chet baker，喜歡 R&B 的曲風，也喜歡搖滾和迷幻搖滾……

如果套用王爾德的話語，音樂本身不遵循生活真實或是形上學的真理。音樂只是表現它自身。如果音樂還有什麼其他的，那就是感情了。

可是，你還是在意這場突加在身上的失聰。不過，你實際上還有一雙耳朵。不，你有兩隻耳朵，卻剩下一隻耳朵的聽力，你這樣想著。

時間過去了，你在五個階段間似乎跳躍來跳躍過去的。沮喪也有，但不是那

麼多，想討價還價，卻不知如何討起，憤怒還有，但已經平息了不少，說是真的接受了，還有一點點不甘心。

於是到了小綠他們練團時，你坐在機車的後座，迎著風，替他背著電吉他，他的腳踏板上放了一些效果器。練團的地方就在河川附近的樂器行附設的練團室。

小綠說：「我們原本利用一個倉庫在練團，但是後來被抗議，奇怪，他們耳朵很靈，隔了一段距離還是來抗議，我覺得他們是不喜歡音樂吧，寺廟或建醮的鞭炮聲那麼吵，他們不抗議嗎？後來，我們只好另外找隔音好的地方，可是找來找去，大家覺得還是租個定期的練團室，這樣比較方便。」

風聲太大了，他的話語散在風中，沒辦法每一句都聽清楚，經常隨風飄散，你必須用右耳貼近前方，讓自己更接近他的說話，他的汗水透過後背的T-shirt，滲透到你的胸口。

他的團員有喜歡玩Cosplay的女孩做主唱，節奏吉他手是瘦瘦小小的家偉，鼓手是最近加入的小孟，但打得很穩，貝斯手阿嵐經常遲到，但也彈得一手好技巧，再加上小綠。

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莫名其妙就選我當團長。」小綠這樣說道。他說他希望他們可以在練習別人的歌曲之外，多寫一些自己的歌，他腦中有很多旋律，有一些想法，希望譜成完整的詞曲，然後編曲，做成自己的歌，一首又一首歌累積起來。之後有機會就可以去表演，去錄音，變成自己的專輯。他把青春投注在其中。

初次進到練團室，你選了一個地方的椅子坐下，就面對著鼓，右邊是主唱與嘉偉的吉他，左前方是小綠與貝斯手阿嵐，他們開始團練了，鼓聲非常響亮平穩，帶領著整個樂團，一隻耳朵聽起來跟兩隻耳朵沒有太大差異，因為身在現場，四組樂器一個人聲圍繞著你，那聲音直擊內心，鼓聲的鼓點，像美麗的花火炸開，又炸開，然後小綠與阿嵐的吉他穿插在Bass手的低音之間，銀瓶乍裂般，高高低低，彼此颯起旋風，你明白了原本的明白，聲音是有光譜，節奏是有色彩的，原來你心遺忘的節奏，是鼓聲，是心跳。

從經典的老歌到流行的樂曲，小綠他們的樂團其實是有潛力，具備水準的，以這樣的年紀來說，已經很棒了。你聽得相當過癮，十分入迷，但你願意去了解小綠他們這樣聚在一起的意義，因為這樣的練習是在發出生命的響音，不甘沉默，有話要說，你甚至想要讓小綠教你打鼓了。

有一陣子，從單踏開始擊打大鼓，鼓棒在你手上，漸漸的熟悉簡單的拍點與

節奏，你可以敲出一首完整的歌曲，簡單但完整的歌曲，是小綠的功勞，他與鼓手指點著你，即使只有一隻耳朵的聽力，但鼓聲夠大聲，於是聽力不成問題，你可以打鼓打到汗水淋漓，酣暢的氣息就在歌曲之中，就在呼吸和心跳之間。

你告訴小綠：「我有一隻耳朵聽不見，已經半年了，但是自從你教我打鼓之後，我不覺得自己聽不見，反而，我聽得更清楚了。」小綠不曾發覺你這個情形，但他咧嘴笑了，很為你高興。小綠的笑像草原。

後來，某一夜你再去小綠的店，夜班卻不是他值班了。你懷疑，也願意相信一定有什麼原因。後來打了電話給小綠，他說：「前一晚有客人酒醉進來鬧事，還有點想要搶劫的意味，我阻止他，有些扭打，後來有人報警，警察來處理了，但是店裡的東西砸壞了一些，店長要我負責，我覺得不太合理，他就把我辭退了。」

你說：「那也無所謂的。你人沒事就好了。還會繼續去練團嗎？」

小綠：「會的！」

「好，那我們可以寫一首歌嗎？」你說，但歌詞你早就都填好了，就等小綠譜曲。

我聽見

我聽見下雨，我聽見了雷
我看見閃電，在海的面前
我聽見心跳，我聽見了雪
我看見夢境的與現實的邊緣交疊

是否我們只是迷途中的星光
試圖點亮茫茫黑夜
綠色的草原，綠色的草葉
黑色的石頭，黑色的雙眼
我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，當世事再沒完美
當世界不完美，我可以在歌中找你

我聽見淚水，我聽見謊言
我看見自己傾聽著一切
我聽見所有的完美與不完美
真實的愛與自由就在兩者之間